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湖遊覽志餘卷

四至  
七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龔際美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明 田汝成 撰

佞倖盤荒

蔡京元長閩之仙游人宋徽宗時為翰林承旨附章惇  
臺諫攻之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建第西湖酷極  
宏麗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  
與京昵甚珍玩日達禁中帝遂屬意于京不數年超

至相位尊帝淫奢朝政日改靖康初金人陷汴京京  
盡以金寶泛巨艦來錢唐御史孫迪等極詆其惡乃  
貶詹州死詔籍其家適毛達可守杭州京門士也密  
喻其家藏鏹巨萬故蔡氏之後不貧當蔡氏全盛時  
有士人夜遊被酒遇缺墻闌入園中花木繁茂徑術  
交錯望紅燈閃閃而來驚匿小亭有穴羶覆啟而窺  
之壯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  
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舉羶見生驚



曰不是不是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  
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交懽五鼓乃散士人  
僊倦不能行羣婦以巨簋舁而縋之牆外比曉匍匐  
而歸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京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  
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為愛桃花三樹紅年  
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  
至潭州作詞云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

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  
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京之父準  
葬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謂駝負重乃行遂作塔山  
頂以浙江為帶水秦望為案山何其雄也富貴既極  
一旦顛覆幾于滅族俗師風水之說安足憑哉

秦檜會之江寧人靖康初金兵陷汴二帝北遷檜以御  
史中丞從與其帥達蘭善倡割地之議達蘭乃縱之  
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

奇之馴加褒用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輒逐之樞密  
副使岳飛屢言和議誤國檜殊憾之竟以誣死而趙  
鼎張浚胡銓皆貶錮終身紹興十五年賜檜第于望  
仙橋置箔場官吏以應付所需訖其死十九年營建  
不已初就第時詔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誦語有叅  
軍者裒衣誦檜功德一伶以荷葉校椅從之恢語雜  
至賓歡既洽叅軍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環為  
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扑其首曰

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獄杖殺之自是語禁始密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猫亡之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數百人致猫百計皆非也乃圖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猫賂懇乃已

檜在相位顧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乏見錮市廛大閤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

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石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故不問一日將排燕忽顧左右取斧伐榴有親吏在傍曰榴實甚佳伐之可惜檜反訊曰汝盜吾榴吏叩頭伏罪其機械巧發如此

金一八八  
卷四  
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熺衣黃  
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熺不喻檜瞪目曰可換白者熺  
言此葛貴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却不可服也蓋以其黃  
色逼上用耳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  
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已久其魚視此更大容臣  
妾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  
人歸急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

鯁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  
魚夫人誤認耳

當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汲獎  
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啟曰在昔獨伊尹格  
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喜超擢之有選人  
投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  
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即與改秩

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掇新州之禍直聲大振士夫

惕禍無敢與立談者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曰囊  
封初上九重闕是日清都虎豹間百辟動容觀奏牘  
幾人回首媿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  
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檜聞之大怒  
流廷珪夜郎俄而檜死盧溪放回題詩驛壁云辰州  
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縉紳禍一  
朝終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  
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希



檜久擅權大誅戮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  
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  
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署牘手顫而  
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  
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伏枕數日死獄事大解初  
汾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脫有恩言當餽食中寘  
肉笑厲一以為信月餘無報日受慘酷求死不可得  
日正晝置之暗室仰絢之使視椽榱偶見屋上一竅

如錢微有日影須臾轉射壁上成一反字蓋獄吏剪  
字障日為報者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畧  
以待盡忽外致食滿索皆笑厲汾泣曰吾約以一而  
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  
則檜聲鐘給賻矣

檜之建第于望仙橋也備極宏麗其死也值天府開浚  
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  
月堂深恨亦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于郿塢貯黃金

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  
矣空餘泥濘積墻陰又楊廷秀宿牧牛亭秦太師墳  
庵詩云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  
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  
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

檜有十客曹冠以教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  
知建以離婚為逐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刺  
辨為刺客李季以設醢奏章為羽客龔金以治產為

莊客丁襪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曹泳以獻計為說客  
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  
者懷鷄黍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為弔客  
以足十客之數

檜之秉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  
功德則訐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國事恐觸忌諱  
率噤而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晚年  
殘忍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避嫌疑張扶請檜

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  
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城驛知府呂愿  
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秩沈長卿芮煜共  
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隣人  
所告編置化州趙令衿觀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為汪召錫所告下獄死至于開門受賂富敵  
王家外國珍奇死猶踵闔其子燬無日不鍛酒具治  
書畫特其細故耳

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為蠟炬以  
象香實其中遣馭卒持詣檜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  
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  
一罍未敢啟檜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  
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馭卒  
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枚既成恐不  
佳試藝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  
專也待方益厚

秦檜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秩人懷  
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外遷有王仲荀者以  
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  
久仲荀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  
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  
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閤者告之以某  
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勃然發怒叱閤曰汝何  
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

獨無諱忌而敢以此言目之我必俟其來面白以治  
汝罪聞者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乃  
今朝士留謁者例告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  
以謝客客曰汝官人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外去  
可也聞愀然感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去三  
字滿座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褻客老歸建康以  
死秦雖煽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叻流也

檜之欲殺岳飛也于東牕下與妻王氏謀之王氏曰擒



虎易縱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矣檜歸無何而死未幾子熺亦死王氏設醮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問太師何在熺曰在鄴都方士如其言而往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牕事發矣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闕上省檜押勅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

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于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檜微時遊索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為館客探囊中得二絹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

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晚年檜有異志泳實  
預其密謀檜病高宗臨視之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  
乞以其子熺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事  
者問何人為此則以泳對遂命勒停安置新州

韓侂冑昂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  
執喪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  
后居慈福宮莫可關白侂冑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  
以密啟太后太后許之汝愚乃立寧宗侂冑以定策

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閣劉弼勸汝愚曰此事侂  
冑不為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朱熹亦勸汝愚當厚  
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為人踈直謂侂冑易制  
不以為慮侂冑遂怨望內交宮掖外比奸邪謀傾汝  
愚而難其名問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  
稷則一網打盡矣侂冑然之乃諷右正言李沐奏汝  
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汝愚遂罷相設偽  
學之禁貶謫朱熹等五十九人趙從道有詩云慶元

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  
些官職與平原劉一清詩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  
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為慶厯也由人事也由天

侂冑既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  
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屢敗侂冑懼  
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第索啟釁之首侂冑大怒用兵  
益急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惶禮部  
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侂冑楊皇后亦從中

力請乃得密旨侂冑陳自强皆罷相仍令夏震以兵  
押出國門是夕乃侂冑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  
燕至五鼓方散沉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  
紙投入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閉閣門免朝侂冑怒  
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服瑞香番羅衣  
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軍圍繞府第矣而侂冑猶未  
知也夏震呵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側擊殺之命臨安  
府函其首詣金人求和建陽劉淮為之詩云寶蓮山

下韓王府鬱鬱沉沉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敵綠戶  
雕窓鎖風雨九世公卿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  
車不悟有前車兀突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云拂曉  
官家簿錄時未會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  
向金籠喚太師

開禧北伐侂冑之寡謀浪戰固可罪矣至函其首以求  
和何其謬也善乎寧宗有言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  
力耳有為詩云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

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魂讐共戴天  
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末遣尚存燕廟堂  
自謂萬全策却恐防秋未必然

侂冑既逐趙忠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  
太學生教陶孫賦詩于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  
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  
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  
九泉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陶孫方縱筆  
飲未一二行壁已昇



去陶孫知必為韓所廉頃之捕者至矣急更衣持酒  
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教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  
亡命走閩侂冑敗乃登第一

侂冑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僧以八  
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惶  
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冑意解復召之知為程所市  
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  
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為王匿之舍

中耳佹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佹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佹胄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佹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佹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常詔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

者佹胄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愠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佹胄患之時趙師罷以列卿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賂佹胄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佹胄歸十婢咸來謝翌日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佹胄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酹一官耶佹胄許之遂進師罷工部侍郎佹胄又嘗與客飲南園師罷與焉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真田舍景但欠鷄鳴犬吠耳

少焉有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罷也侂冑大悅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廷鴛鴦甘作村庄犬  
鷄一日冰山失勢湯燭鑊煮刀割

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  
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  
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言其得聖之清  
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  
旦奭不足以擬其勲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

趙師霁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偃然當之籍  
沒之晨放逐羣婢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飾去市  
人利其物詐稱某妾父母者闐闐門巷或牽裾攬臂  
而往發其家藏斥賣之敗衣破絮亦各分包往往有  
金珠裹匿蓋諸婢將挈之以為逃計者慈明以四夫  
人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一百而遣之流其嗣子于  
沙門島

侂冑在慶元初其弟仰冑為知閣門事頗干朝政時人

謂之大韓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  
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  
曹徘徊浩嘆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邀談庚甲  
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財帛宮宜破  
若欲小可先見小寒更望大成必見大寒優蓋以寒  
為韓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仇胄當軸黜降朝紳權移人主時有天族就試南宮者  
題詩客邸云蹇衛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

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侂胄嘗以冬月携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未乃  
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  
小兒者名為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  
之即賦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  
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侂胄怫然不終  
宴而歸未幾禍作

侂胄為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別音問不通後侂

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  
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  
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  
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  
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  
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  
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  
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



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冑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敵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

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侂冑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時叅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冑有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既得罷相之旨遂私謀批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為之語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旁文

殊普賢自闔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絕倒

陳自強為侂冑童子時師侂冑當國自強至臨安待選  
欲見無以自通其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為入言之  
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  
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入同坐皆跼蹐莫敢居  
上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  
交章薦之即拜太學錄未踰年三遷為秘書郎既入  
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僉

書樞密院事明年叅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侂  
冑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強唯一死以  
報師王每稱侂冑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為叔稱書  
吏史達祖為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  
煨燼侂冑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所助不  
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侂冑敗竄自強  
于永州死

蘇師旦者平江書吏也為韓侂冑腹心以奸計歸誠於

侂冑侂冑愈益耽之嘗以窘乏求金詣侂冑侂冑初  
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捐貲助之及江  
上軍敗詞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冑大怒竄師旦  
海上及侂冑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  
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  
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  
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  
片金束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倖臣黷

貨如此侂冑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彥  
章為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為都承旨祓與之昵欣  
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為師旦草麻極  
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謂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  
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  
論譁然亟擢祓左司諫諸生為之語曰陽城毀裴延  
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于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

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西湖遊覽志餘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明 田汝成 撰

佞倖盤荒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  
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奧簾幙羅綺爛盈粉黛環  
列漫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  
一差積歲蒲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

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  
矣茶頃浩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為覺也遂以覺為小  
名及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當寧宗朝韓侂冑以用兵  
起釁中外憂恚彌遠遂上疏力詆帝嘉之尋又贊廢  
濟王立理宗理宗德之寵任日劇相兩朝二十六年  
權震海內時有人作詩規之者曰前身元是覺閹黎  
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

鏡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為太子更名竑封濟國公  
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  
人善鼓琴者納之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動息美人  
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  
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薰灼竑心  
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于几上曰彌遠決配八  
千里又嘗觀宮壁輿地圖指瓊崖曰他日置史彌遠  
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

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竝而竝不知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荷負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為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呈之譽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叔之賢已熟大要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

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意益決乃日媒  
藥竝失言于帝覬帝廢竝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寧宗在疾彌遠矯詔立貴誠為太子更名昀遣鄭清之  
往告貴誠以將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  
之從游之久故使布心腹足下不答以一語則清之  
將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  
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及帝崩彌遠遣  
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竝先

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  
乃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不立禍變必生楊氏  
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于宮中  
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  
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竝時聞帝崩跣足  
以需宣召久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  
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墀不知為誰甚惑之  
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皇子矣彌遠引昀

至樞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所過宮門禁衛輒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背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

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

濟王既廢寓居雲城寶慶元年潘壬潘丙謀立王率亡命數十人夜入城至邸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易服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岳行祠取龍椅置廳事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以刃不得已與之約曰能弗傷太后與官家否衆許諾乃假淮閩李全揭榜州門稱兵二十萬遠近震動比曉則執兵者皆太湖漁人巡司弓卒而已王知謀不成乃與



州將勒兵勦之變聞調兵至則賊已就誅矣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醫來投藥燭之九竅流血而死嗣是數見恠彌遠懼為之改葬且作佛事超度之

彌遠之比周于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為儔舒卷和天也蔽及廢濟王而殺之也甚冤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當其時權勢赫烜引布愴壬李知孝梁成大等為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耻者

多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弁栗翌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又蜀閬大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于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

人憤然曰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宰予  
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  
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  
比入門燈轎紛紜升堂即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  
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  
孥無復舊為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丁大全子萬鎮江人當理宗初以戚里婢壻黃緣取寵

諂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拜左正言劾丞相董槐章  
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  
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  
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徒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始  
下自是志氣益驕傲尋拜右丞相太學生陳宗等上  
書訟大全奸邪罷相謫貴州竄藤州墜水死謝鳴治  
鐸有夜半檄歌一首蓋詠大全事也云國威重空頭  
勅權姦橫夜半檄豈不聞古來忌器不投鼠堂陞陵

夷母乃爾南風不競北風剛不用臯亭怨降璽

大全罷吳潛代為相為人豪雋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  
賈似道與潛有隙遂為飛謠于上曰大蜈公小蜈公  
盡是人間業毒蟲黃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  
龍語聞罷潛謫循州中毒死

賈似道師憲台州人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于理宗  
嘗憑高見湖中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  
然十數年超至相位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

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未幾元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相禦之會寧  
宗崩似道請和元人許之兵解遂上表以肅清聞帝  
以其有再造功寵用日盛似道乃使門客廖瑩中翁  
應龍等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  
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為之語曰朝中無宰相  
湖上有平章

度宗時襄陽受圍者三年矣帝一日問曰襄陽久困奈

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聞女  
嬪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人敢  
言及邊事者日坐葛嶺取舊宮人及娼尼淫戲無晝  
夜惟故博徒得闌入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  
地鬪蟋蟀所狎客撫其背曰此平章軍國重事耶嘗  
作半閒亭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  
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謫星班  
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

來間人生間最難算真間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  
取留一半與公間

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為都曹尹天府  
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事欲先行之  
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于是以官品限田立  
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為詩云襄陽累載困孤  
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  
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民產有人作詩



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  
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  
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  
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  
甚為官為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  
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  
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  
理萬取千焉樞密使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

云沒巴沒鼻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  
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  
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  
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  
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  
我的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免舉  
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于歷首

執以赴舉過省叅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時人有詩  
譏之云我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  
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為沁園春詞云國  
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嗟暑  
荆襄死守閱歲經秋敵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為  
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筋借留侯迂濶為謀天下  
士如何可籍收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  
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

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  
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  
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  
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張  
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瘵膏血俱賸  
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備陳堅  
伯大附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

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鱗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眺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裴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之當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一為某姬受聘啟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栗

似道一日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

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予我  
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  
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  
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  
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  
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似道卧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  
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騰考以第甲乙一時

傳誦為之紙貴然皆調辭噀語耳陳惟善寶鼎詞云  
神鰲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枰棋如許爭  
一著吾其社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處幽風葵東江  
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  
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永千門魚鑰截斷紅塵飛不到  
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  
典一一周公手做赤鳥繡裳消得道斑斕衣好儘龐  
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

考者金盤露滴瑤池龍尾放班回早廖瑩中木蘭花  
慢云請諸君着眼來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聚  
漲雪鴈微迷烟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  
爭覩階符瑞象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橐鞬磨  
盾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鳬鷺太  
平世也要東還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  
地神僊陸景思甘州歌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  
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



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  
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灶更有釣  
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  
上天將相平地神仙趙從索陂塘柳云指庭前翠雲  
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  
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  
氤氲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覩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  
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兩山容與天

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  
瑤卮緩舉要見我何心  
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  
郭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書  
甘雨洒通宵新來喜沁  
堯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  
須彌  
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  
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  
語不道人知一片閒心  
鶴外被乾坤繫定虹玉腰圍  
閭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齊  
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  
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  
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  
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  
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

旦所謂三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舟  
乃舫齋名也賈大喜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  
太俳安得有着綵衣周公乎

似道嘗于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  
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殆所謂  
朝不謀夕者寧復有經國之遠猷哉

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遇一布裘道  
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似道

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敗面他日  
復過道人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  
終後果悉驗

似道開閫日有桃符一聯云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貔貅  
百萬兵人皆稱羨一客獨嘆曰若是則客居主位  
矣何不曰坐擁貔貅兵百萬笑迎珠履客三千賈大  
喜厚贈與之他若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  
州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皆門客所謠

獻也

似道有異志遇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曰  
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似道默  
然禮遣之恐事泄使人害諸途

德祐元年正月詔似道統軍行邊先是似道屢請出師  
陰嗾臺臣留已以為師臣一出顧襄未必及淮顧淮  
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于是帝謂似道曰  
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呂文煥遂以襄陽降元似

道言于帝曰臣始發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至是上表出師次魯港元兵蔽江而下夏貴孫虎臣皆無鬪志阿珠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遽過其妾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宋師大亂舳艫簸蕩乍分乍合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

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即解舟去  
夜四鼓似道擊鑼退師諸軍皆潰似道與虎臣單舸  
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  
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岼揚旗招之莫有應者  
或使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  
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  
罪莫大于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于喪師告

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逮事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并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剝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耕于野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任閫之馳驅不度戎事之緩急戰功曠歲而不舉兵事愒日而不修纖悉于文法之搜求闊略于邊政之急切遂令飲馬倏渡



長江廼者抗表出師請身戡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  
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疾趨何為奉頭而  
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披甲之謂何乃聞  
聲而奔潰孟子曰吾何畏彼左氏曰我不成夫社稷  
之勢綴旒是誰之過縉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示  
薄罰俾爾奉祠於戲膺戎狄懲荆舒無復周公之望  
放驩兜殛伯鯀尚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  
都督諸路軍馬頃之謫高州團練使先是似道嘗夢

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鄭姓者多推抑之  
武學生鄭虎臣素見憎于似道廷議遂以虎臣為押  
送官似道瀕行置酒飲虎臣言前夢且祈哀芘虎臣  
微笑而已途中備加窘辱及抵清漳似道泣曰夜夢  
不祥離此恐無生理漳守趙分如者似道門客也宴  
虎臣欲請似道偶坐虎臣不許似道亦固讓不敢當  
口稱天使唯謹分如察虎臣有殺似道意挑之曰天  
使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曷令速殞無受許多

苦惱虎臣笑曰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惱好死不死明日促之行離城五里小憩木綿庵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踞虎子欲絕虎臣曰好教祇恁地死大槌數下而殂先是吳履齋潛安置循州時似道命知州劉宗申捃撫其短竟以毒死至是分如祭似道爲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懷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矣

似道既有謫命適值生辰建醮自撰青詞云老臣無罪  
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  
之旦豫陳易簣之詞竊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為  
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  
軀而思末路屬江介秋風之多警率驕兵悍將以徂  
征違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身無所惟冀後圖衆口皆  
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効留侯之  
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之赤族仰慙覆載俯

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  
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于境外此  
時門下已無廖王諸客蓋似道手筆也

似道既敗高臺曲池日就荒落有題詩于門壁者云深  
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兩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  
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  
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  
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年恨秋壑

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獮步月松庭葉落烏呼風客  
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吳人湯益詩云  
檀板輕敲月上花過牆荆棘刺簷牙指麾已失鐵如  
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曲池雨產在  
官蛙木綿庵上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  
云榮華富貴等浮花齊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  
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  
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者錢唐鳳口里人賈涉至鳳口  
見而悅之戲曰汝能從我乎婦曰有夫安得自由待  
其歸君自為言夫歸欣然賣與嘉定癸巳涉為萬安  
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縣宰陳與常者涉與之通家  
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聽諸妾  
環侍談話間因與丞妻以乏使令欲借一妾涉妻云  
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涉妻幸其去忻然許  
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于縣治賈

丞校事他郡歸詣于宰方始知之終不以入涉家後  
去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嫁為石匠妻及  
似道鎮維揚訪得其母偕石匠來見似道使石匠往  
江上興販計沉之江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四十年  
咸淳十年以壽終似道歸越治墓太后以下及朝士  
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  
至擲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賤沒及腰膝不  
得遂便雖度宗山陵無以加此蓋自三月至七月似



道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而國事邊事  
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兵透度時人為之語  
曰莊子所謂無用之用者此嫗是也嫗死賈必敗國  
必亡矣

廖瑩中羣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臨  
淳化帖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所謂世  
綵堂小帖也縮定武禊帖為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  
板蘭亭又集全唐詩話諸史要畧二禮節左傳節悅

生堂隨抄梓刻精妙未及印行而國事變矣似道褫  
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兩泣五鼓方罷歸舍  
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冰腦一握藥力未行而業求  
速死又命姬曰更進熱酒一杯再服冰腦數握愛姬  
始覺之急前奪救已無及矣持其妾而泣曰勿哭勿  
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  
九竅流血而死瑩中嘗為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  
芳菲徑紅紫庄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

似道禱雨天竺鐫名飛來峰洞至今猶存

西湖遊覽志餘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六

明 田汝成 撰

板蕩淒涼

宣和二年方臘兵自富陽至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  
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  
勝計凡擒官吏必斷脰支體探出肺腸或以熬油叢  
鎬亂射備盡楚毒詔命童貫為宣撫譚稹為兩浙制

置使發兵十五萬討平之

建炎元年八月杭州軍亂初高宗之立也遣勤王兵還諸道杭兵纔三百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因謀為變會軍以糧衣不足有怨言夜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旦執守臣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數夢得不給衣糧之罪昂諭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為首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

屯西興江南經制宣教郎鮑貽遜將福建槍杖手二千五百人來援陳通等盡刺城中強壯為軍有衆數萬事聞詔賜黃榜招撫軍民有能率衆歸降者赦其罪命以官資九月陳通等夜刼直秘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識所統蘇秀兵為伍後以金帛誘諸郡不逞者據城相應賊勢愈熾頃之周格識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權提刑司事將招陳通等降之賊聞槍杖手屯秀州憚其精勇遂聽命叔近以小隊

數十人入城與通等相見置酒推腹心使皆循服以待朝廷授官之命城中稍定丁卯詔以御營使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使仍賜金帛萬匹兩為軍費十一月詔鮑貽遜以福建槍杖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珏言杭寇猖獗數月頗有窺據浙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槍杖手為之捍蔽也不可輒移且令協同討賊候錢唐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未晚也從之十一月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



行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祇受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召通等三百人立譙門外先呼其首三十人立庭下遂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於門外腰斬一百八十人百姓相賀俊取杭州甲妓張穠以去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軍



變故也

建炎三年金將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嘆曰南  
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知餘  
杭縣曾恩知金兵至與其丞徐聿成率父老香花迎  
候恩乃輦之孫也縣尉楊汝為在徑山請監寺為統  
領率強壯以禦敵主僧梵仁從之乙酉宗弼攻臨安  
錢唐令朱蹕率民兵邀敵款拒使杭民得為逃死計  
行二十里遇敵逆戰中傷猶叱左右負已擊賊浙西

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為金人遣將湖州市拒敵得二  
首視之知為金人也遂棄城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  
劉晦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己丑金人  
陷臨安初完顏宗弼既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  
招諭儔與劉晦善至是削髮左衽而來二人執手而  
言欷歔不能止有倡言晦欲以城降者軍民遂殺晦  
是夕城陷朱蹕在天竺寺亦遇害後贈晦龍圖直學  
士四年二月金人自臨安退兵初完顏宗弼留臨安

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歸路  
遂縱火城中三日夜烟焰不絕大掠金帛子女而去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自  
稱柔福北地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舊  
宮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為疑女子顰蹙曰金人  
聚逐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有故態耶高宗惻然  
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絜其時汪龍溪草制詞  
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右既興益壽宜充

於禁衛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北地  
久矣始知其詐付詔獄執之乃女巫也嘗遇宮婢言  
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為詐乃伏  
誅前後錫賚四十七萬緡籍入官

德祐元年乙亥三月元兵入常州京師戒嚴朝臣接踵  
宵遁太后命榜朝堂云孟軻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  
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於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  
而後止識者猶以為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

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  
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畔  
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  
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  
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  
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面見  
先帝且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令尚書省具見在朝  
臣在京文武特轉二官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

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

汪立信者徽州人與賈似道書云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之晏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逌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相仍而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欲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

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  
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  
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  
其尤要害處輒參倍之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遊檄  
有事則東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聯  
絡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  
府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  
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



三年邊劇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  
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壁輿櫬之禮  
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  
兵大舉入寇立信卒於高郵已延得其上策嘆息曰  
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子  
詩云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銜壁小邦男廟堂從諫  
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畧

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已自用  
結怨軍民失信隣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  
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贈郢  
兵者反受譖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  
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  
未有若斯之甚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  
抱病滋久嗣君幼冲煢煢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  
境宗社危急不可寧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

受其殃念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  
殫勤勞爾奕爾文虎皆受知先朝嘗任巖帥之寄一  
時捨此度非本心爾三人在北豈可遽忘本朝之舊  
不念五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至意爾三人為吾轉  
道此意於師相吾老幼雖不足生生靈何辜受此荼  
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通南北之休  
美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為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度  
宗在天之靈亦必降福於爾故悉詔爾想宜知悉呂

文煥回書云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  
豈知末路之多艱茲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  
今日之誠款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矢在腰繫  
死生於馬足不但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南幸  
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為淮甸之危蠢  
爾無厭之戎指為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激飄  
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  
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翦屠又已去吾羽翼雖

劉整首先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姦孤城實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欲投鞭而斷流堯燭如斯先聲荐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折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急召隣郡以會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棄肌肉於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無救於前尚效李陵之生冀圖於後國手敗局留着豈比尋常之機俗眼據圖視形寧識驪黃之馬是使忠良誤陷於讐敵烏能絕意不念於鄉閭知死也何補

於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令乃擁南兵視以犬  
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  
哉今我皇上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  
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故違永為昔畔見今按  
兵不動卧席不驚撫此良辰聿覩景命且秦穆公之  
宥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願君  
子終忘忌怨書報兵進如故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為

巴延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曰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陷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為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和議以慰老

懷復遣人以金帛委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云未嘗為巴延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為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巴延總軍取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乃遣廉希賢嚴忠範等詣宋議和次建康巴延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臣張濡以為北兵叩關率兵掩擊希賢等被害世祖大怒



趨進攻之二年丙子正月巴延次皋亭山少帝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奉表以降巴延遣千戶囊嘉特等入城慰諭比屋貼好投拜三字二月六日少帝率后妃以下詣元營是日元軍駐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汐不至巴延遂以少帝等北去先是臨安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雁來過蓋巴延之讖也劉靜修白雁行云北風吹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雁來寒氣直薄朱

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  
想瀟洒佇看春水雁來還蓋寓言也

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却  
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鴈促歸  
期鶯收佞舌燕作留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留此孤主  
真箇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  
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烟峯南峯北總是堪傷  
處新塘楊柳小橋猶自歌舞又祝英臺近云倚危欄

斜日暮蔦蔦甚情緒裊柳嬌黃金未禁風雨春江萬  
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數嘆離阻有恨落天  
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  
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又去

元至元十一年丙子二月巳延以宋謝全兩后以下北  
去有王昭儀者名清惠題滿江紅詞於驛壁云太液  
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  
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湖蓮臉君王側忽一朝輦鼓揭

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  
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  
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  
十二日夜宋宮人陳氏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  
香縊死朱氏遺四言詩於袖中云既不辱國幸不辱  
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  
子期以自新世祖覽之命斷其首懸全后所清惠懇  
請為女道士號沖華

王昭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夫  
人於此少商量矣為之作一篇云試問琵琶胡沙  
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闕王母懼闌  
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  
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  
齧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  
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  
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

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窻紗青燈歌曲池合  
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  
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  
菱花缺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掠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  
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  
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  
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

奚怒為主者喜諾某氏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  
題滿庭芳詞一闕於壁上書已投大池中以死詞云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  
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  
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  
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  
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

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乃給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為墟有金姓者世為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為宋殿帥將熟



其為人憐之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其言往為優戲云某寺有鐘寺奴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大神怖不敢登耳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即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文虎不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

至元丙子三宮北行行省俘三學生一百從行責齋長報名以足其數知幾者悉逃匿免州橋吳府二子名

棠孫茶孫者歲僅一至齋為齋長所指驅之去出北  
關諸生趑趄不行被箠登舟餒甚拾河邊蚌蛤殼手  
舂麥粥而啗之道亡者多身膏草野至燕者僅十七  
八人

汪元量字大有錢唐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  
兵入城賦詩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  
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濕鈴鑾童兒賸遣追徐  
福癘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

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  
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  
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  
頃之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  
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  
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  
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牕寒月故鄉心  
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瀟瀟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

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  
遂哀懇乞為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  
醺酒城隅鼓琴叙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  
瓊英送之詩云客有黃金共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  
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既還錢唐  
往來彭蠡間風踪雲影倏無寧居人莫測其去留之  
跡遂傳以為仙也人多畫像祀之自號曰水雲子士  
流多題詠其事迺賢詩云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

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  
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  
海桑田空白頭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玉麟兒曾逐  
鑾車入紫闈王母窓前窺面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  
溟水闊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  
黃金誰與鑄鍾期馬易之詩云三日錢唐海不波子  
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  
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

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少帝之寓燕京也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少  
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  
客應是不歸來

少帝既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  
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忽見龍爪拏攫狀時有獻  
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為僧  
往吐蕃學佛法因挈金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

合尊長子亦為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為  
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  
其妻瑪勒岱為子長名托歡特穆爾即順帝也今其  
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  
宜其綿綿未斬也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順帝為明宗子丈  
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  
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

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  
舊詔書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眼夾  
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  
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  
改詔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事豈由爾書生耶遂  
得釋兩目由是喪明時有無名子為詩云皇宋第十  
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  
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擎天容元君



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  
主泣淚沾酥胷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  
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  
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  
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  
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  
氏何其隆

興化陳文龍志忠者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

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於學恒悵悵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於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無為太學土神乎果

卒

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為  
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  
逕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步新宅一所青衣  
立於門曰娘子待官人多時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  
茶於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恍然曰  
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妾耶洪諦視良久念姻  
戚間無有而其貌絕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

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  
今乃不死豈而家給我乎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死則  
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  
道故舊臨別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  
此為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  
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故跡不見矣其  
甥黃宗仁為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  
之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

抱云又有一官人到部僦旅樓而居後樓亦一官人  
以妾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穴壁  
窺之容貌舉止亦無少異心甚訝之一日俟其主出  
推窻呼之妾亦推窻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  
是也汝死久矣何為在此曰世間如我者甚多但人  
自不識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常有杞人之憂因問  
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  
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興

浙江亭遂為沙漲之地豈其定數固不可更耶

李太尉者故宋巨璫國亡為道士號梅溪能言故內事  
嘗過葫蘆井揮涕曰先時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  
此罰百金又有金二提舉者其內人故宋內史官也  
兩鬢俱禿蓋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  
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其言宋時每  
日輪內史官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  
書帝起居旋書旋卷暮付史館內史官別居一宮宮

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觀此二事  
可以見宋朝家法之嚴矣

元時有傳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詞悼宋云靜中看記  
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漢鞭  
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  
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  
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訶喝聲乾縱  
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

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又有越  
僧作錢唐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  
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  
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倚筇曾向高峯望山掩江  
城霧氣籠瞿宗古宋故宫嘆云金輪夜半北方起炎  
精未陞光先死青衣去作行酒人泥馬來為失鄉鬼  
江頭宮殿列巔岼湖上笙歌樂燕安魚羹自從五嫂  
乞殘酒却笑儒生酸格天閣上燒銀燭申王計就斬



王逐累世內禪諱言兵中興之功罪難贖開邊釁動  
終倒戈師臣函首去求和木綿庵下新鬼哭誤國重  
逢賈八哥琉璃作花禁珠翠上馬裙輕淚粧媚朔風  
吹塵笳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興亡往事與誰論亭  
亭白塔鎮愁魂惟有栖霞巔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滄瀆以養  
母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嘉木揚喇勒智怙寵  
橫行窮驕酷欲淫毒莫可名狀十二月十二日率其

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骨棄骨草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珏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櫃復黃絹為

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  
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七  
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牛馬枯骼築一白塔壓之  
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  
也明年上元珏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驀見  
持書吏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  
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珏乃陞陞  
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霎且貧無妻若子今忠義

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  
自是總浮屠敗以死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未  
幾越有袁治中為子求師有以珏薦者一見置賓館  
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  
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  
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  
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  
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

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來出  
人固竒珏之節而又竒珏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  
士也珏后獲三丈夫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  
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珏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  
冬青樹植所函土堆上作冬青樹行二首云馬箠問  
髡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恰  
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鑒  
區區千載護風雨又云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

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  
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云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  
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  
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  
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  
帖落誰家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  
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天台陶九成曰唐義士傳雲溪羅有開所撰也讀之掩  
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皇慶初遂昌鄭明德書林義  
士事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  
發陵時故為丐者背竹籬持竹夾遇物夾投籬中又  
鑄銀作兩許小牌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  
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  
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  
首云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云空山急雨洗巖花金  
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又云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  
寒食日天家一騎奉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  
後德陽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  
又有冬青花一首云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  
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  
所藏尋常螻蛄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



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云不  
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五詩與唐傳  
語微不同書中有雙匣字則收兩陵骨得非林義士  
詩而羅雲溪誤竄入傳中但云移宋常朝殿冬青植  
函土上竊意會稽去杭隔一水或者可致若東嘉相  
望千餘里豈容易持去不枯活也則又疑是唐義士  
詩豈唐起謀時林已先得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他  
骨耶周密癸辛雜識又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楊髡

發陵事起於天長寺僧聞成於演福寺僧澤蓋天長  
乃魏獻靖王功德院聞欲媚楊髡遂獻寺發冢得金  
玉以此起發陵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宗愷宗  
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陵地楊髡遂部衆發陵  
先啓寧宗度宗理宗楊后四陵刼取寶玉白氣亘天  
理宗之屍如生或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屍樹間三  
日竟失其首中官陵使羅銑買棺收斂大慟垂絕是  
夜聞西山皆有哭聲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

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陵止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  
一枚而已蓋梓宮金人偽為之二帝遺骸浮沉沙漠  
初未嘗反也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頂骨小片昔聞  
得道之士蛻骨而仙未聞并骨化去者光寧與諸后  
儼如生羅陵使復斂之陵中金錢以萬計為屍氣所  
蝕如銅鐵狀以故諸髡棄不取往往為村氓所得一  
氓得孟后髻髮長六尺餘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皮  
置一堂中奉事之自是家道寢豐凡得金錢之家非

病即死氓恐乃以髻髮歸壙中方移理宗屍澤以足  
蹴其首隨覺竒痛一點起足心遂苦足疾爛墮兩股  
而死聞倚楊髡勢奪鄉人田讐家毆之死愷與楊髡  
分贓競死據此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戊寅歲為  
至元初法制未定諸髡或得橫行若乙酉歲相去又  
八年天下大定疑無此舉但云高陵骨髮盡化孝陵  
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何骨林義士所收又何  
骨也

華亭彭瑋曰元世祖三十一年甲申丞相僧格以江南  
總釋嘉禾楊喇勒智表裏為姦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  
毀宋諸陵泄旺氣明年乙酉正月僧格矯制可其奏  
遂發諸陵取金玉又裒諸帝后遺骸建白塔於臨安  
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未幾髡胡事敗飲器亦籍於  
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玉潛林景熙收骨葬別  
山中植冬青為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玉潛後獲黃袍  
引兒報德之夢生子珙為名儒羅雲溪傳其事謝翱

為托廬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  
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  
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疑此樹終  
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  
啄栗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竈甲木也元文宗  
生年甲辰紀元天歷當時引陶弘景負宸飛天歷終  
是甲辰君之語以為受命之符或問宋國祚於邵子  
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元

之後有庚申順帝庚申生纔六庚耳皇明洪武元年  
正月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即北平索飲器於  
西僧汝納鑒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夏思忠以四月癸  
酉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六月庚辰上覽  
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之舊穴云

元章祖程謂楊總統發陵時以理宗髑骨投湖中林景  
熙購漁者網取之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越山之北  
又厓山志云元人發陵以骨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

得理宗臚骨而葬焉按輟耕錄所載唐林收骨事無  
投湖網得之談則亮又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理  
宗臚骨既云已葬越山則國初所歸又何物也續綱  
目據唐玉潛傳謂發陵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  
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癸辛雜識謂在二十二年  
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於宋故宮  
則與癸辛所識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九月建  
塔最為脗合周密宋末人其所志當為實錄若續編



二十一年發陵明年九月始建塔則暴骨當一年唐傳十五年發陵越七日築塔則與續編建塔歲月違悖八年未知何者為可據也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福清陳公仕賢擊嘉木揚喇勒智等三像於飛來峯泉之靈隱山下田汝成為之記曰飛來峯有石人三元西僧嘉木揚喇勒智閩僧聞剎僧澤像也蓋其生時刻畫諸佛像於石壁而以已像雜之到今三百年莫為掊擊至是陳侯見而

叱曰髡賊髡賊胡為遺惡跡以鱣我名山哉命斬之  
身首異處聞者莫不霑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西  
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  
草莽間真慘心竒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  
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  
仁而叔世寢削寢微覆宗海濤又不憖借一杯以蓋  
藏題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嫠孤竊神器冥報宜  
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興不可禦也假令天

不佑宋藝祖能冒昧篡取之乎如以冥報論則今古  
姦雄以窳窳濟事者或不蒙鞭暴之禍又將何說以  
通之然則趙氏遘厄豈其天乎元運方張中華祚歇  
殺機橫發敷毒兩間即沉淪黃壤猶不免歟不然胡  
為乎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  
留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顱骨韜匿穹  
廬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上聞者乃  
今竟誅滅於陳侯宣皇祖之德意洩異代之幽憤作

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足快矣昔申屠迪毀  
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為奇節  
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剪絕亂賊雖  
死曰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圖  
存海陬胡為梟獍犯彼靈丘株送橫分猶有餘譴孰  
以峨容黷我峻巘陳侯殛之義憤所宣人讐神怒倏  
焉皆蠲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駭棘烈  
烈陳侯為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於禮陳侯烈烈秉

德靖共旌善癉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骹受天百祿報  
爾宿讐宜隲遐福黎氓述頌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  
取春秋

宋之南渡建都於杭州者一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始於  
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  
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竟與得  
國時符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  
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相類

如此

至正十二年壬辰秋蘄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城偽將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衆浙省叅政樊執敬死於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沉於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名於籍府庫金帛悉輦以去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尅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鼎

鼎逃往嘉興郎中托克托過江南越數日攜省印來會  
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嘉琿自湖州統軍歸舉  
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斬之里  
豪施遵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副於市家產沒縣官明  
慶妙行二寺僧人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  
黜不叙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隳刑賞失宜欲  
天下燕安不可復得矣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胡仲彬者杭城勾欄中

演說野史者也時登省官之門因得夤緣注授巡檢  
至正四年七月招募無藉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  
誓殺紅巾八字為號將遂作亂為其叔告捕斬之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為  
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為張九四所據浙  
西不復再為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  
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開潮不  
開是其變矣



至正十六年二月紅巾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達實特  
穆爾大懼召楊諤勒哲以兵來守杭州諤勒哲武岡綏  
寧之赤水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諤勒哲內深賊持權  
詐故衆推以為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  
聞苗有衆習鬪擊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  
死樞密院判鄂爾和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旁  
緣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抵儀真度揚  
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是應召來杭以兵劫丞相陞

本省叅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  
設左丞所統苗獠洞徭峇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  
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  
衣袖廣狹修短與臂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  
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  
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毡毯狀絕類犬軍中無  
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  
者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曰檢刮所

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者幼者若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少者曰賴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哲者畜為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即剗以刃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淫刑以逞雖陽尊事丞相而生殺予奪恣意行之丞相僅得署成案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以為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勢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李伯

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同僉呂珍等皆先寇淮旅而  
降順者各有精兵丞相與之合謀以其衆攻焉諤勒  
哲懼遣吏致牲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  
毋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諤勒哲乘躁力戰而敗盡  
殺所有婦女自縊以死獨平章慶通女以先在富陽  
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親王諤勒哲強委禽焉故數  
其罪者以此居首文炳解衣裹屍瘞之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

為事不習女工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  
便鄙之縱欲買啗又恐貽笑隣里而止至正十九年  
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  
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一斗直一十五  
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  
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餅搗屑啖  
之老幼婦女三五為羣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  
衫齊楚不暇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

臂共沉於水者亦可憐矣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湊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至正二十一年張仲舉為承旨都在都下寄浙江周叅政伯琦詩云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觀是詩時事可知矣

劉伯溫悲杭城  
歌觀音渡口  
天狗落北關  
門外塵沙惡  
健兒被髮走如風  
女哭男啼撼城郭  
憶昔江頭十五  
州錢唐富庶稱第一  
高門畫戟擁雄藩  
艷舞清歌樂  
終日割臙進酒皆俊郎  
呵叱閒人氣驕逸  
一朝奔迸  
各西東  
玉笋金杯散蓬華  
清都太微天  
聽高虎畧龍  
韜緘石室長夜風  
吹血腥入吳山  
浙河慘蕭瑟  
城上陣雲凝不飛  
獨客無聲淚交溢

元時有梁棟者登鎮海樓聞角聲賦絕句云聽徹哀吟

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東  
南第一州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墨為政時廉訪司官分巡州縣例  
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  
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  
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賊污狼籍有輕薄子為詩嘲  
之曰解賊一鑼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鑼鼓看來  
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肆  
為無并侵侮時零時有靈隱寺富僧舉貲於人而人  
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於縣負者患之乃行賂於  
譯吏頃之達嚕噶齊譯審狀詞顧問吏曰是僧云何  
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達嚕噶齊曰  
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意以為准行矣  
趨出縣門則衆負者扶翼登輿以旛幢迎出錢塘門  
外積柴數丈擁縛於上縱火焚之刑政如此安得不

亂

西湖遊覽志餘卷六